

文学与人生

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

WENXUE
YU
RENSHENG

龚奎林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文学与人生

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

龚奎林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与人生：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 / 龚奎林著.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142-2224-1

I. ①文… II. ①龚… III. ①墨白 - 小说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540号

文学与人生： 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

龚奎林 著

出版人 | 武 赫

责任编辑 | 肖贵平

责任印制 | 杨 骏

排版设计 | 辰征·文化

责任校对 | 岳智勇

责任设计 | 侯 铮

出版发行 |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 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 |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 280 千字

印 张 | 19

印 次 |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68.00 元

I S B N | 978-7-5142-2224-1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本书为：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井冈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改革建设成果。

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省级课题《基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文科专业实践教学改革》(课题编号：JXJG-13-9-1) 成果。

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省级课题《新型教学伦理的构建》(课题编号：JXJG-10-15-18) 成果。

时光的甄别

《欲望》三部曲是很有分量的一部作品，不光在外在物质形态上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在读完之后也感觉这是一部很重的作品。

首先，《裸奔的年代》《欲望与恐惧》《别人的房间》这三部作品放在一起，有着特别的意味，三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男性主角，他们在城市里追逐欲望和实现自己欲望，从而构成三个人生悲剧。我把这三个人看作是一个人，那三个人是这个人经过作者美学分身术分出的三个人物。如果我们把整个《欲望》看作有关男性尤其是从农村出发走向城市的男性如何实现欲望这样的整套话语的话，那么隐含在这套话语背后的发言者，那个隐匿作者，就是这个人。我们把这三个男性看作小说的隐匿作者，是由这个隐匿作者发出的、塑造的一个语言形象，所以我说，这三个男性主人公完全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形象，尽管在小说里，这三个人的身份、性格有所区别，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在读这部书的后记时，我觉得有一个意象特别重要，至少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是“房间”。如果将来有时间，对《欲望》的阅读形成文字的话，我想用的题目就是《有关房间的叙述诗学》。在前两部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意象：“每一个漂亮女人都是一个房间，看到这个漂亮女人都想

进入这个房间，去探索，去发现这个房间里面的秘密。”不光每一个漂亮女人都是不同的房间，在后记里面，直接用房间来隐喻：“有些时候，我们就是那些被贴了封条无法进入的房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房间”出发，引发出这部小说里面很多让我们思考的点，比如“孤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房间，但是我们对其他的房间都不了解不能得其门而入。比如红卷里的谭渔，他所追逐的几个恋人，对他都构成了各自不同的房间，实际上这些房间他是很难走进去的。比如小慧，那个在鸡公山上遇见的文学爱好者，他喜欢这个有着蓝色的牙齿的女孩子，就追逐她，他来到小慧的家里，却遇到一个名叫小红的女孩子，他顶不住诱惑和小红发生了关系，而自己真正要追求的小慧却没有见到，或者根本就没法进入这个叫作小慧的房间里，出现了自己想进去的没有进去，自己不想进去的反而在诱惑以金钱为交易的方式下完成了一种性关系，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得其门不能入的关于“房间”的隐喻。

第二部，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这个有意思我是从可读性上来说的。我觉得第二部从可读性、从故事性、从故事所描述的内容上，可能更容易读进去，但是大家读第二部的时候，你仍然会发现是关于“房间”的，关于这个房间不能进入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独、流浪，等等，这样一些主题，比如这个男性主人公，妻子是谁？妻子和他成立的家是自己最想逃离的一个地方，妻子的身体对他是关闭的，要和他的妻子有关系，几乎完全要靠一种“强奸”的方式来实现，那么，他就被妻子这个门关闭在外面了，不停地要逃离。逃离到哪呢？小说的主线，是逃离到伊琳这样一个未婚但是生了一个小孩的关系中，尽管伊琳在身体上是个很开放的女性，但是我们发现，他和伊琳的关系依然是一个悲剧，他走进的是什么？他走进的依然是伊琳的身体这样一扇门，肉体之门，他和伊琳在精神上并没有走在一起，依然好像是相邻但是不能通达的两个房间。这个小说很有意思，在诗学上，用了诗歌上的一种“顶针”的修辞，比如他上一节谈到的一个人物在结尾出现，然后下一个小故事的开头就是这个人物，写得很耐读。

就“房间”这个隐喻或者有关房间的诗学，在第三部里面达到了一个高峰，或者说在诗学上最讲究的应该就是《别人的房间》。最初这部小说的名字叫《手的十种语言》，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名字比原先的名字更有

意思，更能点到墨白先生这三部小说的一个宗旨。我觉得墨白先生对房间的发现，是他在生活里面通过文学作品探求到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都司空见惯又经常漠视的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进入到另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妻子还是你的情人。所有这三部小说讨论的都是关于房间与房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题，就是墨白先生在后记里面提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房间。但是，我们都漠视它，但是这个人死了，我们却有一种奇怪的欲望想追逐想询问为什么这个人死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最后一部蓝卷，就是关于别人的房间是什么的这样一个话题。小说在叙述形式上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房间怎么进入的话题，从叙述视角的设计、从语体，等等，他使用了大量的和传统小说仅有的一个我们惯于接受的虚拟叙述人之外，还使用了虚拟叙述人不一样的大量新的视角，大家看两个情人写的日记，日记本身，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书写者自己也即是日记的主人，但是我们看两个日记的主人，都用非常煽情的语言来抒发对男性主人公的爱，但是我们读到最后，会发现男性主人公和这两个女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种夸张的、极度抒情的这样一种张扬的语言恰恰表现的是你没有进入你爱的这个男人的内心和房间，如此狂热如此夸张的语言，却从反讽的角度表达了这个女性主人公和男性主人公之间的隔离，一种孤独感，最后我们发现，这个男性主人公真正爱的实际上是市委书记的夫人，语体越是狂热，所表达的孤独感就越强烈，所有这些角度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如何进入这个被隐喻的房间，或者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这样有关的一个叙述诗学。在最后这部蓝卷里，可以说墨白先生使这部叙述诗学达到了一个顶峰。

下面我想谈一谈关于先锋性问题。现在批评界或者是很多人，都把墨白先生放在先锋作家里面，而且也认为他是在很多先锋作家 20 世纪 90 年代转向之后仍然坚持先锋性的一位作家。但我的认识可能不是完全一样，我觉得他的先锋性，和我们所理解的比如 1985 年、1986 年之后的格非、余华的先锋性不是完全一样，他的先锋性不是完全体现在叙事上，他的先锋性更多地体现在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关于这个“房间”的隐喻，或者他把人与人之间就看作一个又一个房间，那么，我为了完成对这个房间的探索，我以什么方式进入这个房间呢？那么，这个方式

本身就构成了他的先锋性。那么，这种先锋性就不表现在我在叙事上玩弄多少技巧，像小说的第三部，像引用史料、大量的日记，还引用了男主人公他的真正情人写的有关他绘画的评论，从文体上来讲，这些评论、诗歌、日记，完全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语体，单个来看，每一个文体本身并不先锋，但是放在一块就构成一个对人你怎么进去，或者对这个房间你怎么进去的一个诗学方式，这个诗学方式就是他的先锋性。所以我觉得，墨白先生不存在这个时候是先锋性另外一个时候不是先锋性的问题，他始终保持在一个先锋的一个探索的状态里面，始终是如此，至少我们可以把《欲望》三部曲看作是由墨白先生自己书写的文学史，从这个文学史来看，他从始到终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另外一种不是先锋的东西，所以我认为，他的先锋姿态保持始终，而且这种先锋姿态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技巧上的先锋性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看人、如何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诗学的先锋性。

最后再对刚开始谈到的话题做一点补充，我说到这三个男性主人公，就是一个美学分身术，就是一个语言主体，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两部小说，一个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一个是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我觉得对知识分子，对写作者这一代人的精神传记的书写，这部小说和《务虚笔记》和《欲望的旗帜》一样，我看作是墨白先生这一代人的精神传记，我不知道墨白先生是不是 1958 年出生的，但是《欲望》里的三个主人公是 1958 年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他们先后从农村走出来进入城市，在各种各样的欲望的牵引下，在各种各样的被欲望挤压的空间里面是如何成长如何挣扎的，是一部这一代人的精神传记，一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出生的男人在城市生活的精神传记，一部个人通过连续的红卷、黄卷、蓝卷构成的长篇小说，一部个人书写的文学史；我把房间读作是对这个欲望或者墨白先生对世界解读的一个入口，是他整个建构自己叙述诗学的核心构架。

以上是 2013 年 10 月 12 日我在河南大学召开的墨白长篇小说《欲望》研讨会上的发言，放在这里，一是表明我对墨白先生小说创作的认识和感受，二是我觉得这个发言所谈的和这部《文学与人生：墨白小说教学与研究》在内容上有着密切关联。

我们所经历的当代的文学，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作品最终会经过时间的甄别留下来，成为文学的经典。而这种甄别，重要的是要依靠我们当下

的阅读与筛选。在我看来，我的博士生龚奎林君 2009 年在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毕业后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当代文学的筛选工作，只是他的这种甄别更有新意，他把这种甄别和他的教学结合在一起，使他的教学方法具有了创新意义。在课堂上，奎林君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文本解读和学术研究，这在一个没有硕士点的学校来指导本科生是很难的，但奎林是个勤奋的人，认定了的方向他会以自己的激情坚持下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文学与人生：墨白小说研究与教学》，就是奎林主持的教改课题的成果，一方面，是他本人对墨白小说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是他在教学中取得的成果，这些成果既有对墨白小说的理论分析，也有对具体文本的细读赏析，这种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教研方式，无论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筛选与甄别、对中国当代高校的中文教学以及对学生的精神成长，都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这种处于探索中的与网络、博客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自然难免谬误之处，但这种创新教学的勇气和师生的融洽互动是值得鼓励的。

孙先科

2016 年 6 月

代序 时光的甄别

上篇 墨白小说研究

疾病的隐喻与人性的荒芜 / 002

疾病、自杀与信念的坚守 / 016

人性的挣扎与欲望的蜕变 / 022

墨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书写 / 030

荒诞无形与反抗绝望 / 039

人性的异化与历史的宿命 / 047

下篇 墨白小说与教学

研究性学习与创意教学 / 054

研究性学习的理论与实践 / 054

文学博客教学与创意学习 / 058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形态改革 / 067

选修课：“文学与人生” / 070

选修课的设立 / 070

墨白作品赏析 / 071

毕业论：文墨白小说的人性书写与“颍河镇”情结 / 111

墨白小说与文学插图 / 112

欲望与焦虑的复调并置 / 121

墨白小说的人性书写 / 130

墨白小说的“颍河镇”情结 / 139

学年论文：墨白小说的文体、意象与意蕴分析 / 148

小说“反文体”跨界写作的“建构”与“解构” / 149

苦难精神世界折射下的人性关怀 / 157

“落叶归根”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空心人” / 166

红雨伞下的情与伤 / 169

时代变革中蜕变的人性 / 172

悲伤之爱的编年史 / 182

课程作业：墨白小说的哲理解读 / 189

死是生的开始：墨白《手的十种语言》解读 / 190

能回忆就是一种幸福：墨白的写作观 / 194

颠覆与对抗：墨白小说的精神世界 / 199

痛苦地回归：墨白《灰色时光》解读 / 204

存在：对墨白小说人性特征的探索 / 208

无我之我的公路想象 /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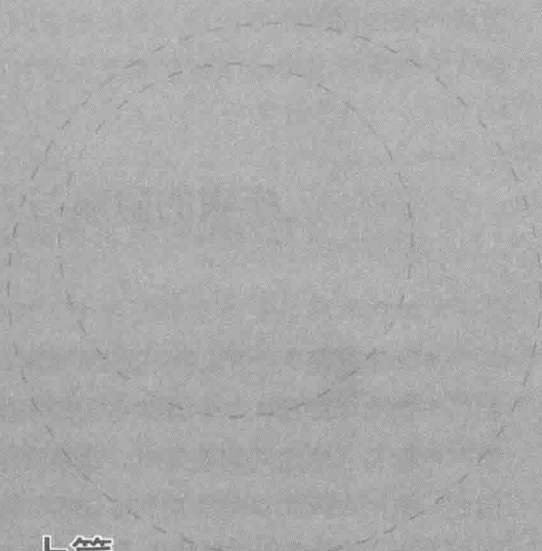
乌托邦里的风车 / 221

结语：经验·历史·责任·创作 / 227

附录：墨白著作系年 / 243

代跋：追求梦想的人 / 283

后记 / 287



上篇

墨白小说研究

疾病的隐喻与人性的荒芜

身体不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支撑体，也是任何一个文本抒写的核心所在。所谓文学即是人学，身体是人的主体之一。当社会文化产生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身体走向病态之时，或者抗争或者顺从，这就是人生的困境。因此，包括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往往是作者作为旁观者看透世界的文化隐喻的代名词，疾病成为作家的一种他者焦虑之后的想象关系，也就是说，作家始终是站在“医生”的启蒙或者拯救的立场，解剖此在的存在世界，以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眼光不断地寻找药方拯救世人，传递出作者面对社会病态和外在压力以及生存困境之下的独立思考。“这种患病的经验或通过疾病表现出来的经验丰富了关于人类存在的知识。其次，疾病在文学中的功能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了。”^[1]在古今中外的作品中，疾病成为作家创作的原型之一，尤其是肺结核、精神病、弱智、癌症、鼠疫、霍乱、梅毒等，如鲁迅的《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鼠疫》、阿来的《尘埃落定》等，这种书写自然呈现出作家自身的现实体察和文本想象。

作者墨白就在创作中创造了很多疾病意象，如《霍乱》《精神病患者》《梦游症患者》等，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历史与自身关系的一个

[1] (德)维拉波兰特·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文学与疾病·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会主编《文艺美学论丛》第二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226。

角度，也为我们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阐释的意义缝隙。这种疾病书写主要源于他的个体生存经验和对历史意识的独立思考，使得疾病成为他小说承载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主要隐喻。纵观他的小说，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暗红色的悲剧宿命、自杀的隐喻以及人性生存困境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创作之中，其小说总给人一种历史苦难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

一、墨白个体经验与文本修辞的转化

中原土壤肥沃，本应物泰民丰；中原传统文化更是绵泽深远，本应民伦素朴。然而从古代到现代，她却一直处在权力争夺和腐败掠夺的旋涡之中。因为土壤肥沃可以养兵、可以缴付苛捐杂税；因为文化传承，可以被利用狐假虎威，苦难总是伴随着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20 世纪的中原自然也充满了忧患与灾难，中原大战、抗日、内战、匪患不一而足，人民渴望和平、稳定。20 世纪 50 年代举世狂欢，然而浓重的压抑性悲剧在 50 年代后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又再次上演，天灾人祸与生存大战让人欲哭无泪。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中原悲歌和政治风云中经历了沉重的苦难与无尽的血腥。因此，苦难与死亡成为中原作家笔下的永恒母题和诉说愿景。徐玉诺、冯沅君、师陀、姚雪垠、张一弓、刘震云、李佩甫、阎连科、刘庆邦、墨白等出生在中原的作家，大都是这一次次苦难中的侥幸逃脱者，他们以笔为旗，通过文学还原历史的真相，对历史、苦难以及沧桑有着鲜明的诉说和批判，承担起批判与拯救的重任。正如孙先科先生所说：“在中原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一个不绝如缕、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那就是：在精神上，感时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匡时济世的时代感和历史责任感。”^[1]这种文学传统显然是在区域文化价值概念和地域个体体验下的产物，自然也在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墨白的血液中蔓延。

1956 年出生的墨白，是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农村人，从幼小的童年开始就经历了中原当代史上惨重的一幕，饥饿与苦难肆虐着这些善良

[1] 孙先科：理性精神与乡村情感——河南近期小说创作透视，当代作家评论，1992（3）。

的民众，墨白的童年经验就是在这种苦难中逐渐丰富，父亲在1966年因为四清运动中的所谓经济问题，曾经被判过三年徒刑，这就决定了这个家庭被歧视的社会地位，其父亲以及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会被无言地宣判为“阶级异己分子”甚或“阶级敌人”，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的墨白肯定受到同龄人或者周围人陌生、敌意甚或侮辱的眼光，而且这种看穿的眼光时时有意或者无意地“监视”着这一家人的言行举止，自然，文化大革命的阶级对立更加剧了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与无尽苦难。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生活环境会给一个孩童的心灵造成怎样的损害，显然，敏感、自卑、忧郁以及对世界充满敌意成为墨白认清世界后的心灵伤痛的自我保护之盾，这点我们可以从鲁迅的童年经验及其在《呐喊自序》中的告白作为一种互文观照，同时也可以从墨白的文学创作以及访谈之中进行镜像对照。墨白的少年时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原的文化大革命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极端黑暗的时期，面对离奇古怪的荒诞世事，墨白的价值观、人生观、精神观显然也是在混乱不拘状态中成形。在恐慌、劳苦、自卑、压抑甚至灰暗之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墨白，高中没毕业就外出独自谋生，做过搬运工人、漆匠、石匠，烧过石灰，被人当成盲流关押起来。他自述道：“那个时候我身上长满了黄水疮，头发纷乱，皮肤肮脏，穿着破烂的衣服，常常寄人篱下，在别人审视的目光里生活。”^[1]墨白在师范绘画专业毕业后回到故乡小学教书十一年，通过文学创作一步一个脚印从底层的边缘进入中心，从而改变自己的底层生活状态。这种经历的曲折、磨难以及个体内心的敏感、自尊、压抑既形成共鸣的融合，又形成超越现实的决心。因为一个人在压抑中敏感，必然产生自卑情结，必然会对自己的缺陷进行补偿，从而摆脱紧张状态，追求超越；但是，在反方面来说，一个人越自卑就越自尊，当自尊的愿望未能实现，就更加自卑或者自戕，甚至毁灭自己。这点墨白有着切身体验，他是通过自己的超越不断弥补自己的童年阴影所构筑的自卑、敏感与忧郁以及外界生存的困境，而这又为他的文学创作才能增添了新的质素，因此，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里边的主人公都穿透着这种无形的自卑阴影，甚或疾病缠身，而他们的结局都是或者毁

[1] 林舟：以梦境颠覆现实——墨白书面访谈录，花城，2001（5）。

灭或者超越，这也正如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所说：“由身体缺陷或其他原因所引起的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甘堕落或发生精神病，在另一方面，它还能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以补偿自己的弱点。”^[1]

就这样，敏感而自卑的墨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超越，从乡村进入了城市。而对一个根在乡村的知识分子来说，城市又构成了一种压力，使得小说家墨白与此在的世界秩序产生了一种紧张的既对抗又和解的关系，这就促使他通过文学的创作和故乡记忆的寻找去舒缓这种紧张的焦虑与对抗的关系，但是，生存的困境总是如影随形地出现在他的经历阴影和周边的底层民众中，使得他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承担勇气和人文关怀的眼光去观照每一个跳动的卑微的灵魂，甚至赐予他们温暖的亮色。因为“苦难的生活哺育并教育我成长，多年以来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和那些无法摆脱精神苦难的最普通的劳动者的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民间立场。我可能是这样一种人：对世间苦难的人类充满了同情心，或者悲悯之情。我想这应该是我的本质，一个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本质。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出现的时候，我需要的是用另一只眼睛来正视人类真正的苦难和精神的迷惘，而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悲悯和同情。这就是我必须从他们身边逃出来的原因。我希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写作才正视苦难，正视我过去的乡村生活。我应该记住人类的苦难，人类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并且以文字的形式使这苦难固定下来，使我们已经麻木的心灵慢慢地觉醒。”^[2]所以，个人记忆的痛苦、黑暗与阴冷的心理情态是墨白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经历曲折“往事”之后的个人性经验总结，因而痛苦、黑暗与阴冷一方面撕啮着他千疮百孔的心境，使墨白在作品中不断营造出这种阴郁而孤独的氛围；另一方面使他产生出想方设法决绝突围的勇气，他赋予了许多值得认可的主人公的意义和勇气，如文宝（《梦游症患者》）、秋雨（《最后一节车厢》）、蒙和锦（《某种自杀的方法》）等。

[1]（奥）A. 阿德勒，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2。

[2] 林舟，以梦境颠覆现实——墨白书面访谈录，花城，2001（5）。